



你负责貌美如花

亲爱的

卓越泡沫 著
ZHUOYUE PIAOMU ZHUSHU

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亲爱的， 你负责貌美如花

卓越泡沫 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亲爱的,你负责貌美如花 / 卓越泡沫著. -- 北京 : 新星出版社, 2012. 5

ISBN 978-7-5133-0505-1

I. ①亲… II. ①卓…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39916号

亲爱的,你负责貌美如花

卓越泡沫 著

责任编辑: 汪 欣

责任印制: 韦 舰

装帧设计: 姚姚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北京市雅迪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7.5

字 数: 222千字

版 次: 2012年5月第一版 2012年5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0505-1

定 价: 25.00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目 录

楔子：南柯一梦	001
Chapter 1：泡妞来自金星	005
Chapter 2：第十九次相亲失败	014
Chapter 3：你好，秋蕾	021
Chapter 4：蝴蝶效应之下的爱情	031
Chapter 5：我的心房里流着她的血	041
Chapter 6：没有答案的七遍提问	051
Chapter 7：泡良男的日本之殇	059
Chapter 8：陌路相逢	069
Chapter 9：一辈子一次的救世主	075
Chapter 10：年轻是件很邪恶的东西	083
Chapter 11：人人的心中都有一个路西法	091
Chapter 12：盛开着永不凋零	101
Chapter 13：男人心中没有固若金汤	113
Chapter 14：七年了，它一直这么跳	123
Chapter 15：我做你的守护神	135
Chapter 16：非常时期的爱情	145
Chapter 17：泡良男的众叛亲离	155
Chapter 18：一个冒险的念头	163
Chapter 19：就这样渐行渐远	173
Chapter 20：再见，我的小飞蛾	181
Chapter 21：爱就爱他个惊天动地	189
Chapter 22：情，没有可原	199
Chapter 23：如电影般散场	209
Chapter 24：你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骄傲	219
终结篇：泡良男的微幸福	227

楔子

南柯一梦

男警察拿着电棍，抱着肩膀拷问我：“你的职业？”

我答：“泡良男。”

“泡凉男？”埋头记录的女书记员抬起头怔怔地看着我问，“什么意思，是泡在凉水里的男人吗？”

我佩服她的想象力，可这并不耽误我纠正她：“是专泡良家妇女的男人，简称：泡良男。”

女警继续问：“泡过多少个？得手过几次？”

我说，故作真诚地：“阿sir啊，就一次，还是未遂的啊，刚冒出个想法就被你们逮住了。”

男警用电棍戳了我一下：“老实交代！”

我连忙改口：“干过十六票，从未失手。”

“受害妇女都是什么职业，年龄如何？”

“让我想想啊……嗯，有公司白领、老师、女老板、歌手、模特……应该都算‘妙龄’了——哎你们能不能把‘受害’两个字去掉先？我怎么都觉得这是两相情愿的事，且享受呢。”

女警上下打量我：“你是富二代？”

我说：“不敢当，在下根正苗红的穷二代。”

“就你这副衰样子的，不是富二代也能泡上女歌手和女模特？”

我想了想，反诘道：“长相很重要吗？我家楼下的小女孩两岁不到，见谁都哭，只有见了我才笑。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有高人点播，说这是你气质使然。”

女警难以置信：“面对你的迷惑她们就从未表现出拒绝吗？”

我说：“只要你略微研究下‘拒绝’二字的结构，就不难发现，‘拒绝’不过是‘巨色’在犹抱琵琶半遮面而已，在适当的诱惑面前，没有绝对的拒绝。”

女警问：“她们凭什么接受你？”

我答：“因为我只答应恋爱，绝口不提结婚。”

“这什么逻辑？”

我说：“拜托你动动脑，我只是个程序员，月薪四千不到，买了套49.5平方米的房子按揭了20年，你觉得哪个女人会因为真心实意想嫁我而跟我恋爱？”

男警正色道：“你知不知道什么叫耍流氓？——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都是耍流氓！”

我说：“你丫懂不懂什么叫恋爱？——以结不起婚为原因的耍流氓就叫恋爱！”

男警继续问：“有没有花钱找过乐子？”

我说：“从未。”

“胡说！”他一拍桌子，“泡良这么伤天害理的事你都做了，司空见惯的恶习你会没有？！”

我问他：“那么，当你玩一个游戏正酣的时候，我向你收费二百元，直接让你看通关画面，你会同意？”

男女二警面面相觑。

我有点得意了：“如果你想学，我可以办个学习班点拨你一二。一节课收费五百，买VIP金卡的话七五折，包教包会，学不会下期免费。”

半晌，男警问：“最后一个问题，是什么，令你走上了泡良这条不归路的？”

我低头不语，抠自己的手指甲。

女警帮腔道：“你不是挺能掰扯吗？这么简单的问题怎么回答不出？”

手指甲被我抠掉了一层，殷殷见血。

“你他妈说不说！”警棍狠狠戳在我身上。我的身体受了电击，浑身的肌肉随着高压直流电的频率翩翩起舞。

“我不说，我不能说！”我狠狠地咬着牙，眼泪都快流出来了。

“加大电量加大电量！”他们吆喝着。

我一哆嗦，从键盘上一跃而起。

怀里的手机孜孜不倦地震动了三分多钟。屏幕显示：程女士来电。

南柯一梦。

Chapter 1:

泡妞来自金星

我直了直腰，把窗户打开一扇，随即打了个寒战。夜风顷刻就灌满了我49.5平方米的小屋。

大连的冬天分外萧索，海岸线上没有一点风浪，如同一锅冻僵的汤。过去的一年里，这片海迎来过轰动全国的油罐爆炸，莫须有的东瀛辐射，每平方米超过两万五千元的豪宅和琳琅满目的富人。他们说，海的过滤能力很差，未来三十年这片海都将漂着油花；我觉得海的过滤能力很强，只是三年不到，就把穷人和富人做了物竞天择。

当然，我家的房子看不见海。我是穷人，每月拿着四千块不到的工资，在大连一处规模很大的软件园区上班。就连这样一份不起眼的工作，身后也有比狗还多的追逐者和比狼还贪婪的目光。工作，就像一个长相平平身材平平的女人。你不愿意上？提着裤子排队的男人多了！园区的口号是：打造一个比肩班加罗尔的未来硅谷。绝对有煽动性。有一次出租司机问我班加罗尔是哪儿？我说不知道，脑子里极尽想象力来构画一个世界上最大的狗窝。

我就拄着腮帮看着窗外的夜市一点点散了集，只有海鲜的味道和贩子们的口音才能让我感觉到自己生活在海边。沿海的冬天总是寒冷的，如同盛着冷汤的碗，怎么都暖不起来。

我叫宋宁宣，28岁，我就不说至今未婚的事儿了。上个月街道主任来我家发传单，绘声绘色地告诉我说：“宋啊，该结婚啦，都多大了啊你！我们大连市上一季度的普查结果，男子平均结婚年龄是25.6岁，你都超出两岁半了，拖后腿了知道不？”

我说：“大妈不对吧？不是讲求晚婚晚育么？我还以为自己是榜样呢，怎么到您这儿成罪魁了？”

大妈说：“那你想没想过，你们这一晚婚不打紧，直接左右了房子的空置率，间接影响了GDP。长此以往，人类还要不要发展，社会还要不要进步？你还说你没拖后腿？”

我心服口服。我超出平均婚龄的两岁半，未来还要无限期地一超再超。人家是拖后腿，我是拖着大腿根儿。对不起，大连，我扯着您蛋了。

这一晚，我聊着QQ的当儿就睡着了，继而程女士的电话震醒。我摁了挂断。不是我不想接，而是我接了她也会挂断。她只是用来电提示我，该回复她的QQ上的留言了。

她叫程诺妍，三十出头，孩子两岁，高中老师。我们在网上认识的，一来二去就互换了照片。她相貌中等，贵在保养得好，大概她觉得不够优越，回头她又拿卡片机，掀起衣服对准Bra拍了张特写。发过来的时候用了一个大哭不止的表情：呜呜，就给你一个人看，可别给我传出去啊。

我就在想，凭这样一张局部照，全世界只有她刚断奶的孩子能认出这是他妈，估计她老公都没这眼力，担个什么心啊？

我和她认识有三个月了，刚开始我们在网络上，用语言来谈情说爱，后来就发展为在家里，用肢体语言谈情说爱了。

刚刚我伏案睡着的时候她给我留了不下十条消息。

诺言21:55:05

晚上想不想见我？

诺言21：56：11

我老公去了外地，儿子刚刚被婆婆哄睡了。

诺言21：56：30

今天不见的话，恐怕未来很久都没这个机会了。

诺言21：57：56

在吗？安排一下？

诺言21：58：00

怎么不说话？

.....

说实话，我一见她说“安排”这两个字就心有余悸。放在几年前这是多正统的一个词儿啊，如今成了搞破鞋的暗号。还有就是你没法想象一个三十出头刚生完小孩的女人有多充沛，跟一个轮胎牌子似的——“倍耐力”。我见了她就跟国足见了韩国队一样，满心想的不是如何让她臣服，而是尽可能耗时间打个平手就成。事实却是，我从未能挺过半场，并且偶有“黑色三分钟”。

我在屏幕上敲了一串字回给她：要不算了把，你老公一年出差两次，一次半年，你婆婆哪天不替你哄孩子睡觉？可我明天还得上班。

她避重就轻，没说行，也没说不行，而是悄无声息地在我的QQ签名档里做了评论。

我的签名档常年只有一句话：一次又一次，一直一个人。

她在后面回复了一个笑脸：曾经有机会摆在你面前，可是你不知道珍惜。

我说：得嘞，姐姐，你愿意来就来吧。不过别指望我去接你，我住机场，你住CBD，一个来回的汽油够我下顿馆子了。

她笑：我自己开车去，不要你来接。再说，就你那辆紧凑型破车，我还嫌跌份儿呢。

我的那辆破车是去年买的，斯柯达明锐。同事老肖极力撺掇我买白色款，说白车闷骚，如果不买白色的车，就白瞎我这么闷骚的人。

我不晓得这话是好是歹，反正就这么出手了。税后十六万九，在这个豪车横行的年代，我不畏强敌照样在高速上拉过一百八十迈。上回在苏荷门口，我跟一个开大众辉腾的小子争夺同一个妞。该妞瞥了两眼，几乎义无反顾地上了我的斯柯达。我豪情万丈地想，谁说这年月女人市侩？关键时刻还得看眼缘，纵使你有百万豪车也敌不过哥深情款款的一眼！不想那妞一语道破天机，她说：“我就算再怎么不拿自己当腕儿，也不能跟个开桑塔纳的出去啊！”

老肖听完都快乐抽了。从此我悟出一个道理：泡妞来自金星，装逼来自火星，二者没什么必然联系。有钱怎么样？开辉腾又怎么样？你没有泡妞必备的神秘感，妞儿也只当你是个开桑塔纳的！

看着程诺妍的QQ头像从在线变成了手机在线，我就知道她上了路。

我给老肖发消息：今晚不能陪你三国杀了，有人过来。

他问我：哪个？

我说：79年的那个。

他问我：79年的哪个？A还是BCD？

我说：79年的就一个。这问题让你丫问的，我又没有姐弟恋情结，要那么多79年的做什么……

老肖是个二十八岁的老处男，我平时都戏称他肖处长。老肖为人低调，总是笑眯眯地说：“副处，副处，你不知道吧？我就快告别单身了。”

某天，老肖第十八次相亲的姑娘主动邀请他吃饭，他激动得惶惶不能终日。我问他什么感觉。他寻思了半天，说：天亮了。

黎明是天亮前的黑暗。二十八岁是人生的G点。

在外人眼里，二十八岁的我们无不是纸醉金迷活色生香，我们high着，爽着，醉生梦死，甘之如饴。别问我们有什么好爽的，这个问题很愚蠢。我过得不爽，我得擎在面儿上，可我会告诉你吗？生活是个婊子，你先是对

她动感情，而后遭到她的玩弄，你殊死反抗过，发现唯一的结果就是精神上昏昏欲睡，肉体上痛不欲生。于是，你改变了策略，反抗莫不如安下心来享受——完成了这个循环，人生也就差不多到了第二十八个年头。

这便是二十八岁的奥秘。

我跟老肖的交情中有一处最宝贵的东西——真诚。真诚是上帝赋予的一种灵感。就如某天，老肖突然告诉我：“你相信吗？活了这么多年，我还是个处男呢。”与此同时我也告诉他：“你知道不？上次科里把唯一一个涨工资的名额给了你，不是因为我出工不出力，而是我一个女网友对聊天记录保护不力，她男友为了这件事闹到了咱们科长那儿，连部长都惊动了……嗯，没错，我就是网上所谓的那种泡良男，私生活很不检点的人。”

我跟老肖瞬间产生了一种兔死狐悲的惺惺相惜。

23点过5分，程诺妍的MINI缓缓在楼下停稳。与此同时，我就着可乐把一片扑热息痛喝下去。开门迎接她的时候，就像置身于幽兰山谷，她的降临带着一股清冽的香风。当鼻炎和强迫症同时发生在一个女人身上时，就是这个结果——程诺妍从来嗅不到自己的香气，她总是担心自己散发太多的汗味使得男伴厌恶。于是，每次下车前，她都会旋开安娜苏的盖子，朝身上喷六到七下，三分钟之后，我的房间就会降下一场香水雨。

我曾经煞有其事地嗅她的身体，企图捕捉到她耿耿于怀的汗味，当我发现，她每一个张开的毛孔都抒发着许愿精灵的后调味道时，我陷入了一种恐慌。看过法国电影《香水》的人大多会理解那种不安，那种想把最好的东西留在生命里，攫取、占有、永恒、不惜一切的决绝和蠢动。程诺妍让我明白了一个相貌平平的女人同样可以俘获男人的心，香水就是一个很好的手段。当你恨不得把口鼻埋在她肉里的时候，谁还在乎她漂不漂亮呢？

这一个彻夜，国家队终于抵住了对方的世界波，踢了韩国队3:0。

终场结束的那一刻，虚弱的程诺妍蜷缩在床上，温顺得像一只浑身通红的猫咪。

我呢？我简直不能用“虚弱”二字来形容。你见过有用“虚弱”形容一柄掘井的铁锹或者挖耳勺吗？如果你非问我什么感觉，我严谨地告诉你，经

历了反复的“色厉内荏”之后，我已经“外强中干”了。

程诺妍放声大哭。

我老公外面有了女人。她说。

我一下子手足无措起来。

我手足无措的原因并不是她的哭诉，而是在她哭诉的一瞬间我联想到其他——她老公有了女人，于是她开始酝酿离婚；她离了婚，那我算什么？我算她和老公对峙的筹码，是她的精神支柱；那么在她离婚之后，我这个精神支柱就顺理成章地变成她男朋友；再之后，这个带着两岁孩子的女人会天天缠着我；我躲着她，她就会追到我公司，届时她的MINI天天跟我的斯柯达停在一起，我私生活不检点的事实再度被推上风口浪尖，科长又得把涨工资的名额分给老肖……

想到涨工资，我就不是手足无措了，简直是手脚冰凉。只要你设身处地为我想一想，就知道“干我们这行的”最担心的不是钓不上鱼，而是脱不了手。那是聊多少小时QQ吃多少片扑热息痛都没办法搞定的事。

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在和你温存过后大哭着要离婚，这个，怎么破？

我平复了一下，战战兢兢地问她：“你你你可得想好，离婚不是儿戏，而且你们还有个宝宝，还有和睦的大家庭，离了之后上哪儿找个老太太免费替你哄孩子睡觉对不？你要三思，三思而后行……”

程诺妍不哭了，怔怔地看了我一眼，扑哧笑了。

“离婚？谁说我要离婚？”她说，“我要是想离婚还来找你做什么？”

她朝着吊灯缓缓吐了一口气：“这些日子我想过了，我丈夫虽然……虽然很……‘博爱’，但是他毕竟让家人住上了四居大复式，给我买了四十万的车，让我过上了大多数女人望尘莫及的生活。要不然凭我一个老师，补一辈子课也买不起这些……他愿意折腾，就由着他折腾吧。她养小野猫，我就养个野男人。”

她看着目瞪口呆的我，苦笑一笑：“是不是觉得我势利？其实这叫睿智。到了我这个年龄你就会明白，生活，就是把本来属于自己的东西再握紧一点儿。”

我长出一口气。真的，如释重负的感觉莫过于此。

“咳——多大个事儿，还以为你要抢我鸡蛋呢。”我说。

“什么？”她问。

我摆摆手，打发了尴尬：“没什么，想起了一个笑话而已。”

程诺妍偎依在我怀里，被子底下，我们没有一丝衣服。可说实话，有一种人，肌肤靠得再近也不见得就是亲密无间，亲吻成为习惯也不一定就是水乳交融。这一刻，我深深体味到了。她指着墙上的婚纱照对我说：“那女的谁啊？挺好看的，是你女朋友吧？”

“前女友。”我用下牙咬着上嘴唇，几乎挤出了三个字。

“撤掉不行吗？”她说，“每次在你家，我都要对着她，感觉像在糟蹋一件属于别人的东西，特别不踏实。”

我笑了，以前还有个女孩说，每次对着她，都有一种蹂躏别人东西的快感。不看着她简直不会高潮。

程诺妍依旧孜孜不倦地问：“结婚照都拍了，为什么没结婚呢？还有，既然分了，为什么要留着结婚照呢？是不是你还爱着人家？痴情的种子哦——”

我没理她，翻了个身，突如其来的疲倦。

她把我摇醒：“我睡不着，我也不让你睡。再过一小时就该上班了，别犯懒，陪我聊天。”

聊什么？她说：“去把你的QQ签名改了吧。一次又一次，一直一个人——看起来多孤单，可怜见的。再说，我都给了你，你就不再是一个人了好不好？”

她说：“我要你改，我要在你的签名档上一眼就看出我的存在。”

真的，我觉得啼笑皆非，一个视我为野男人的女老师竟然想掺和我的QQ签名档。你这是在伤我自尊，还是逼着我伤你自尊？

“好吧，”我说，“那我就勉为其难地修改一下好了。”

我把签名档添了一个字——

一次又一次，一直，又一个人。

程诺妍看了半天，似懂非懂。

“看出你的存在了吗？”

“看出来，”半晌，她说，“敢情‘一直一个人’是这个意思……”

我点点头，“很抱歉地告诉你，我根本就不孤单。其实呢，玩野男人和逗猫是一样的，有时你真的说不清到底是猫在取悦你，还是你在取悦猫。”

程诺妍没说什么，穿上衣服就走了。临走的时候从包里拿出一件Gstar的衬衫，专柜货，价格不菲。她告诉我，这个你收下，别让人知道咱们俩的事。

我点点头，收下了，算是给她吃颗宽心丸。“干我们这一行的”熟读婚姻法，知道离婚是不保护外遇一方的，想必她也明白。

想想就好笑，我走上泡良的道路已经三年了，头一次脱手得这么干净利落。我打开Gstar的袋子，捏着柔软的棉料，隐约还带着印染的味道。这算是什么呢？封口费？野男人的奖赏？

我把它铺在脸上，直挺挺地倒下去，哀伤，铺天盖地袭过来。

我对着墙上的照片，看着一袭白纱的女人提着裙角在海滩上奔跑的样子。那个时候我和她只有25岁，幸福本来有无数种可能。拍完最后一组外景，她坐在礁石上，我端着矿泉水瓶冲掉她脚丫上的细沙。我说：“你看，这里的海滩，沙子又细又软，不比日本的差。”

她摇头道：“不一样。”

居高临下地，她慢慢捧起我的脸：“宁宣，婚纱照我都跟你拍了，就是想坚定你的信念。我会跟你结婚，一定会。但是你要等我，等我拿下一个日本签证。我不能白瞎这么好的口语，我不相信找不到一份高收入的活计。”

我告诉她，温柔地：“我等。”

眼睛里是款款的深情。

她笑，捏我的鼻子问：“你要怎么等？”

浪花无声无息地涌上来，浸湿了我的鞋子和裤管。我把单手举过头，宣誓一样：“我要做思想上的小流氓，行动上的好和尚。”

大连的海岸从来看不到海鸥，可你相信吗？那天傍晚，我们真的见到了海鸥。

凌晨五点半，22寸的液晶屏把我的眼睛刺得生疼。距离上班还有一小

时，我照旧做三件事——上人人网搜“林傲歌”这个名字，用马甲登陆博客看乔秋蕾有无更新，最后打开我另一个QQ，上面只有一个好友，网名痕痕。

这三个女孩不是我的“良家”，她们跟我无关。

偶尔我也会产生错觉，觉得这三个与我无关的女孩才构成了我的生活。

一如既往地，林傲歌仍旧没注册人人网。我找不到她的任何信息。

乔秋蕾的博客没有更新，依然是去年的孟兰盆节，她被几个日本男同事团团簇拥的画面。

我留言给痕痕：我睡不着，想和你说说话。

痕痕的头像很快亮了起来：五点钟啊，我怎么都觉得有点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感觉。不过好在我已经习惯给你优越感了。

我放在键盘上的手敲不出字来。花言巧语是我的强项，可我对痕痕敲的每一个字都是谨小慎微的。我不想泡她，她在我心里拥有着一片超乎圣洁的领地。